

33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88

~~Ch L 9297.74~~

~~Ch L 9301.74~~

Ch L<sup>R</sup> 9297 / 1184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四十六

卹下第一

周官大司徒之職以慈幼養老賑窮恤貧寬疾之道  
佐天子保安萬民傳亦云孤獨矜寡天民之窮而無  
告者也皆有常餼蓋任天下之重司生民之命一夫  
不獲其所若已推之溝中斯堯舜之用心也中代而



下哲王繼踵取憲前軌勤恤人隱乃有哀其惻獨軫其凶沴賜穀帛以助其養葺廬舍以寧其居流徙者加之存撫天札者與之藏歛復丁年以待老寬鄉遣以利民獸為暴者為之驅除行所過者賦以直物蒐狩之所及戒其侵暴寒暑之遘厲資以醫疴以至群司百執恪居朝夕或畏景流爍嚴飈栗烈塗潦溷泚亦免其朝謁斯皆在人上者厚下安宅表微惻隱之至也詩曰嗚矣富人哀此惻獨易所謂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者是之謂歟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景帝元年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

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穀畜

磽謂磽鹵濟薄

也陿隘也穀謂食養之也畜牧放也

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從

康庶食日

薦一日草剝日薦深口莽

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武帝元狩元年四月詔朕哀夫老眊孤寡鰥獨

八十日眊

老稱也一日眊或不明之貌

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

天下存問致賜

致送至也

九十已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

疋絮三斤八十已上水人三石

六年六月遣博士大夫等六人

秩大也

分循行天下存問

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



元封元年十月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加  
年七十已上孤寡帛人二疋

二年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四月還祠泰山至軻子臨  
決河賜所過孤獨高年米人四石

六年三月幸汾陰祠后土神光三燭賜天下貧民布  
帛人一疋

太始三年二月行幸東海琅琊登之罘浮大海賜行  
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疋

昭帝始元四年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隱於食流庸  
未盡還流庸謂云其本鄉  
而行爲人庸作徃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

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元鳳二年六月詔曰朕聞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  
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

郡國毋歛今年馬口錢所謂租及  
六畜也

宣帝地節三年三月詔曰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  
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

高年帛二千石嚴敎吏謹視遇母令失職職常也失  
職謂失其

常業也

四年九月詔曰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  
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



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賑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  
重困其減天下鹽賈

元康元年三月以鳳凰集泰山甘露降未央宮賜鰥  
寡孤獨帛

二年三月以鳳凰甘露降集賜天下鰥寡孤獨高年  
帛

三年春以神爵數集泰山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四年三月詔以神爵集長樂未央宮賜鰥寡孤獨帛  
各一疋

神爵元年三月改元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四年二月以修興泰一五典后土之神神光顯著賜  
鰥寡孤獨高年帛

五鳳三年三月以鸞鳳又集長樂宮加賜鰥寡孤獨  
高年帛一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賜鰥寡孤獨帛人二疋

五年四月賜鰥寡孤獨帛人二疋

永光二年三月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三年三月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四年十月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  
所愿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



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  
患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邊陲被虛耗之害關  
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  
汜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  
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  
令明知之

五年秋潁川水出流殺人民吏從官縣被害者與告  
從官卽上侍從之官也言凡為吏  
為從其官本縣有被害皆與休告士卒遣歸

成帝建始元年三月賜鰥寡孤獨錢帛各有差

河平四年三月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

潁河之郡巡行而舉其狀潁水  
也潁河言傍河也水所毀傷困乏不能

自存者財振貸財與裁同謂量其  
等差而振貸之其為水所流壓死

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椁槨葬埋椁謂  
小棺已葬者與錢

人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冗散與食使役生  
活不占著戶給役

役也謹遇以文理無令失職

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詔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

五阮關者勿苛留天井在上黨高都壺口在壺  
關五阮在代都苛細刻也遣諫

議大夫博士分行視

鴻喜元年二月詔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四年正月詔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衆冗散失其青  
事業也



入關輒籍內錄其名籍而內之所之郡國謹遇以理之往務

有以全活之恩稱朕意

哀帝以綏和二年四月卽位是年秋詔曰迺者河南

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遣光祿大夫循行

舉籍舉其名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

平帝元始二年四月郡國大旱民疾疫者舍空邸第

為置醫藥舍止也賜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四

尸以上二千二尸以上二千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

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又起

五里於長安城中民居之宅二百區以居貧民

四年二月賜天下鰥寡孤獨高年帛

後漢光武建武六年正月詔曰往歲水旱蝗虫為災

穀價騰踊言踊貴也人用困乏朕聞百姓無以自贍惻然

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廩廩賜穀也高年鰥寡孤獨及

老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漢律二千石勉加

循撫無令失職

二十二年九月詔曰日者地震南陽尤甚賜郡中居

人歷死者棺錢人三千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

處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為尋求



之

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日存者粟人五斛

三十年五月大水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

明帝永平二年十月行養老禮詔有司其存者羞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三年二月立皇太子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日存者粟人五斛

十二年五月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癯貧無家屬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七年五月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八年四月詔自春已來時雨不降宿麥傷旱秋種未下其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月大赦賜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建初元年正月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廩往來煩劇或妨農耕

廩給也稍謂少少給之不煩與也

其各實覈尤



貧者計所貸并與之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廩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孤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詔書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

三年三月立皇后賜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四年四月立皇太子賜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元和元年二月詔曰自告疫以來穀食連少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地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

給公田爲雇耕備貸種餽

餽糧也與餉同

賞與田器勿收

五歲除美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三年正月詔曰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惜怛之愛有忠利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廩給如律

和帝永元三年十月行幸長安賜行所過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五年二月詔曰去年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

金齋爲貲而豪右得其饒利

方言曰齋自關而東謂之齋貧人既計釜餼以



為貲財懼於役重多即賣之以避利  
從豪富之家乘賤買故得其饒利 詔書實覈欲有

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及更徵召會聚令失農作  
愁擾百姓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

八年二月立皇后賜天下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  
存者粟五斛

十二年二月詔賜被災諸郡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  
及郡國流民聽人陂池漁採以助蔬食

三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匱乏京師去冬無宿

雪以其經冬故言宿也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其賜

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五年閏正月詔流民欲歸還本而無糧食者所過

實廩之疾病加致醫藥其不欲還歸者勿強

元興元年十二月立皇太子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癯

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勅司隸較尉冀并二州刺史

民訛言相驚棄損舊居老弱相携窮困道路其各勅

所部長吏躬親曉諭若欲歸本郡在所為封長檄不

欲勿強封謂印封之也長檄猶今長牒也欲歸者皆給以長牒為驗

元初六年二月詔曰夫政先京師後諸夏月令仲春

養幼小存諸孤季春賜貧窮賑乏絕省婦使婦使謂

册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二百四十六 九



事 表貞女所以順陽氣崇生長也其賜尤貧困孤弱  
單獨穀人三斛

四月會稽大疫遣光祿大夫將太醫循行疾病死者  
賜棺木除田租口賦

永寧元年四月賜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穀人三  
斛

十一月郡國三十五地震或拆裂遣光祿大夫按行  
賜死者錢人二千

延光元年三月改元大赦加賜鰥寡孤獨老癯貧不  
能自存者粟人三斛是歲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

大風殺人詔壓溺死者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其壞  
廬舍已失穀食粟人三斛若一家人皆災害而弱小  
存者郡縣爲收歛之

順帝永建元年正月大赦賜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  
自存者粟人五斛

二年二月詔荆豫兖冀四州流冗貧人所在安業之  
疾病致醫藥

三年正月京師地震漢陽地裂詔實覈傷旱者賜年  
七歲已上錢人二千一家被害郡縣爲收歛

四年正月帝加元服賜鰥寡孤獨老癯不能自存者



帛人一疋

八月以五州雨水遣使實賑死亡收斂廩賜

陽嘉元年正月立皇后賜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十一月甲申望都滿陰狼殺女子九十七人詔賜狼所殺者錢人三千

永和二年十月行幸長安所過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賜粟人五斛

三年二月京城及金城隴西地震山摧地陷遣使按行三郡賜壓死者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皆破害

爲收斂之

建康元年正月辛丑詔曰隴西漢陽張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已來地百八十震山谷折裂壤敗城寺殺害民庶夷狄叛逆賦役重敷內外怨曠惟咎歎息其遣光祿大夫按行宣暢恩澤惠此下民勿爲煩擾

贊帝本初元年二月庚辰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罹寇害殘夷最甚生者失其資業死者暴尸原野昔之爲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已爲之况我元元嬰此困苦方春戒節賑濟之厄掩骼埋胔之時其調北郡見殺



出廩窮弱收葬骨骸務加理卹以稱朕意五月海水  
溢使謁者按行收葬樂安北海人爲水所漂沒死者  
桓帝建元元年正月大赦賜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  
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年十一月詔曰朕攝政失中災眚連仍三光不明  
陰陽錯序監寤寐歎疚如疾首

監寐言雖寢而不寐也寤覺也今京

師廝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甚違周文掩  
鬻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三千喪主布  
三疋若無親屬可於官塲地葬之表識姓名爲設祠  
祭又徙在作部疾病致醫藥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

自流及振移者廩穀如科州郡檢察務崇恩施以康  
我民

元嘉元年正月京師疾疫使光祿大夫將醫藥按行  
水興二年六月詔司隸較尉部刺史曰蝗災爲害水  
災仍至五穀不登人無宿儲其令所傷郡國種蕪菁  
以助人食

永壽元年六月雒水溢又南陽大水詔被水死流失  
屍骸者令郡縣鉤求收葬及所唐突壓溺物故七歲  
已上賜錢人二千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溢詔州郡賜溺死者



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皆被害者悉為收斂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謁者巡行致醫藥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醫藥

光和二年春大疫使嘗侍中謁者巡行致醫藥

魏明帝太和六年三月癸酉東巡所過存問高年鰥

寡孤獨賜穀帛

晉武帝太始七年六月大雨霖伊雒河溢流屠人

千餘家殺三萬餘人有詔賑貸給棺

咸寧二年七月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詔救

三年三月帝將射雉慮損苗而止

太康元年三月改元大赦詔恤孤老困窮

惠帝永平元年五月賜鰥寡孤獨帛人三疋

明帝太寧三年三月立皇太子賜鰥寡孤獨帛人二

疋

成帝咸和元年二月改元大赦賜鰥寡老孤米人二

斛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改元賑恤鰥寡孤獨

魏帝升平元年八月立皇后賜鰥寡孤獨米人五斛

五年五月戊戌大赦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

五斛



海西公太和六年四月賜窮獨米五斛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一月卽位賜鰥寡孤獨米人五斛

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以比歲荒儉大赦其鰥寡孤獨老不能自存者人賜米五斛

安帝義熙元年正月賜鰥寡孤獨穀人五斛

後魏道武天興元年正月庚子自中山行幸嘗山之真定次趙郡之高邑遂幸於鄴民有老不能自存者詔郡縣賑恤之

太武太延元年二月詔長安及平涼民徙在京師其孤老不能自存者聽還鄉里

三年二月幸幽州存孤老問民疾若

獻文皇興四年三月詔曰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明發不寐疾深疾首是以廣集良醫遠採名藥欲以救護兆民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醫就家診視所須藥物任醫量給之

孝文延興三年九月詔曰今京師及天下囚未判在獄致死無近親者給衣衾棺槨葬之不得暴露

太和三年十一月賜京師貧窮高年疾患不能自存者衣服布帛各有差



五年二月大赦賜窮孤不能自存者穀帛各有差  
六年三月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賜窮老者衣服  
四月甲申賜畿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  
七年四月壬子幸崞山賜所過鰥寡不能自存者衣  
服粟帛

十二年正月詔曰鎮城流徙之人年滿七十孤單窮  
獨雖有妻妾而無子孫諸如此等聽解名還本諸犯  
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旁無親者  
具狀以聞

十三年四月詔曰昇樓散物以資百姓至使人馬騰  
踐多有毀傷今可斷之以本所費之物賜窮老貧獨  
者

十七年七月立皇太子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  
人五斛

九月幸并州詔維懷并肆所過四州恤鰥寡孤獨各  
有差

十八年正月南巡詔相交豫三州鰥寡孤老各有差  
八月幸懷朔武川撫寘柔玄等四鎮聞人疾苦貧窘  
孤老者賜以粟帛又詔禦夷城人年滿七十已上及  
廢疾之徒較其元犯以准新律事當徒坐者聽一身



還鄉又令一子扶養終命之後乃遣歸邊自餘之處如徒之犯年八十已上皆聽還

十一月詔冀定二州恤鰥寡各有差

十二月南伐詔郢豫二州恤鰥寡孤老各有差

十九年四月曲赦徐豫二州恤孤寡老疾各有差

六月南伐還詔車駕所經者恤孤寡老疾各有差

十月幸鄴還詔曲赦相州恤孤老痼疾各有差

二十年七月丁亥詔疾苦六極人神所矜宜時訪恤以窮廢鰥寡困乏不能自存者明加矜恤令得存濟

又詔夫婦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會禮有遺或男女

失時者以理會之

二十一年五月幸長安還汎渭入河詔孤寡鰥貧爲

賜穀帛

九月丙申詔曰哀窮恤老王者所先鰥寡六疾尤宜矜愍可勅司州雒陽之民年七十已上無子孫六十已上無期親貧不能自存者給以衣食及不滿六十而有廢痼之疾無大功之親窮困無以自療者皆於別坊遣醫救護給太監帥四人豫請藥物以療之

宣武景明二年三月詔曰比年以來連有軍旅役務既多百姓凋弊宜時矜量以拯民庶正調之外諸坊



調損民一時蠲罷

永平三年十月詔曰朕乘乾御曆年周一紀而道謝  
擊壤教慙刑厝至於下民之災鰥疾苦心常愍之此  
而不恤豈爲民父母之意也可勅太嘗於閑敞之處  
別立一館使京畿內外疾痼之徒咸令居處嚴勅監  
者分師療治考其能否而行賞罰雖齒數有期脩短  
分定然三疾不同或賴針石庶秦扁之言理驗今日  
矣又經方浩博流傳處廣應病投藥率難窮究更人  
有司集諸醫工尋篇推簡務存精要取三十餘卷以  
班九服郡縣備寫布下鄉邑使知救患之術耳

延昌元年四月詔曰肆州地震陷裂死傷甚多言念  
毀沒有酸懷抱亡者不可復追生病之徒宜加療救  
可遣太醫折傷醫并給所須之藥就治之

六月詔曰去歲水災今春炎旱百姓饑餒救命靡寄  
雖經蠶月不能養績今秋輸將及郡縣其於責辦尚  
書可嚴勒諸州量民貲產明加檢簡以救艱敝

二年十二月詔以鎮肆地震人多罹災其有課丁役  
盡老幼單立家無受復各賜廩米以接來稔

孝明熙平元年十二月詔雒陽河陰及諸曹雜人年  
七十已上鰥寡貧困不能自存及年雖少而痼疾長



廢窮若不濟者宰司研實具列以奏聞

神龜元年正月詔賜京畿及諸州鰥寡孤獨粟帛

出帝太昌元年五月丁未詔曰無侮悖獨事炳前經

惠此鰥寡聲留往册朕以薄德作民父母乃眷元元

寤言增歎今理運惟新哀矜伊始如有孤老疾病無

所歸依者有司明加隱括依格賑贍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六月大霖雨詔遭水者有司時

巡檢簡條例以聞

武帝建德三年十月詔蒲州民遭饑交絕者令向郿

城以西及荆州管內就食

六年二月平齊詔曰母侮乳獨事顯前書哀彼矜人

惠流徃訓偽齊末政昏霍實繁哭甚稽天毒流比屋

無罪無辜係虜三軍之手不飲不食僵仆九達之間

朕為民父母職養黎人甚念泣辜誠深罪已除其苛

政事屬改張宜加寬宥兼行賑卹其癯殘孤老饑餒

絕食不能自存者仰刺史守令及親民長司躬自檢

較無親屬者所在給其衣食務使存濟

隋高祖開皇十四年八月關中大旱人饑行幸雒陽

因令百姓山東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

為限



册府元龜 卷之二百四十七  
十二月東巡狩關中戶口就食雒陽者道路相屬帝  
勅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遇逢  
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  
負擔者遽令左右扶助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 京參閱

西極 翔鳳訂正

豫章 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四十七

恤下第二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卽位詔鰥寡孤獨量加賑恤  
七月巳酉詔曰隋政不綱行止無度東西奔騁靡歲  
獲寧遂使父子乖離室家分析親老絕晨昏之養嬰  
孩無撫育之恩人懷戀本之心家有望鄉之歎朕上



膺靈命下字黔黎一物失宜情深軫悼思禪惠澤逮于鰥寡其隋代公卿已下爰及民庶身徃江都家口在此不預義軍者所有田宅竝勿追收若有困窮糧食交絕具錄名簿送相賑贍

四年六月庚寅詔鰥寡孤獨以時恤理

七月丁卯大赦詔高年憚獨量加賑恤

六年三月詔曰詩不云乎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自有隋失馭政刑版蕩豺狼競起肆行暴虐徵求無度侵奪任已下民困擾各靡聊生喪亂之餘百不存一上天降監爰命朕躬廓定凶災又寧區域念此黎庶局

糞日久新獲安堵衣食未豐所以每給優復蠲減徭賦不許差科輒有勞役義行簡靜使務農桑至如大河南北離亂永久師旅薦興加之饑饉百姓勞弊此焉特甚江淮之間爰及嶺外塗路懸阻土曠民稀流寓者多尤宜存恤此等諸處徃隔寇戎自經開泰歲月未久猶恐士民積習不改前弊州縣官人未稱所委迎送往來尚致勞費其河北江淮以南及荊州大總管向西諸州所司宜便班下自今以後非有別勅不得輒差科徭役及迎送供承庶令安逸明加簡約稱朕意焉



四月詔曰隋末喪亂豺狼競逐率土之衆百不存一  
干戈未靜桑農咸廢凋弊之後饑寒重切永言於此  
悼于厥心今寇賊已平天下無事百姓安堵各務稱  
職家給人足卽事可期所以新附之民特蠲徭賦欲  
其休息更無煩擾使獲安靜自脩產業猶恐所在州  
縣未稱朕懷道路迎送解宇營築率意徵求擅相呼  
召諸如此例悉宜禁斷非有別勅不得差科不如詔  
者重加推罰布告天下咸知此意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卽位詔鰥寡孤獨不能自存  
者量加優恤

貞觀元年二月詔曰昔周公治定制禮垂裕後昆命  
媒氏之職以會男女每以仲春之月順時行令蕃育  
之理旣弘邦家之化攸在及政教凌遲諸侯力爭官  
失其守人變其風致使謹俗有失時之譏鰥寡無自  
存之術漢魏作教事非師古道隨世隱義逐時乖重  
以隋德淪胥數鍾迪剝五都俱覆萬方咸蕩暨參墟  
奮旅救彼難危區縣削平總斯圖籍顧瞻禹跡提封  
尙存乃眷周餘掃地咸盡痛心疾首寤寐無忘蓋惟  
上玄之大德曰生蒸民以最靈爲貴一經喪亂多餌  
豺狼朕肅奉天命爲之父母平定甫爾劬勞未堪厚



生樂業尚多踈簡永言亭育用切於懷若不申之以  
婚姻明之以顧復便恐中饋之禮斯廢絕嗣之釁方  
深有懷怨曠之情或致淫奔之辱憲章典故實所庶  
幾宜令有司所在勸勉其庶人男女之無室家者並  
仰州縣官人以禮聘娶皆任其同類相求不得抑取  
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喪達制之後孀居服  
紀已除並須申以媒媾令其好合若貧窶之徒將迎  
匱乏者仰於其親近及鄉里富有之家哀多益寡使  
得資送以濟其鰥夫年六十寡婦年五十已上及婦  
人雖尚少而有男女及守志貞潔者並任其情無勞

抑以嫁娶

七月詔曰周氏設官分掌邦事漢家創制允定章程  
故使百工咸理五材異用雖沿革有時而此塗莫爽  
但欽明之后役自子來昏亂之朝期盡民力或祁寒  
隆暑未獲小康或俾夜作明繼之以燭淫費不已凋  
喪爲期朕祇奉明命撫臨億兆愛育之心發於寤寐  
每咨謀卿士詢訪芻蕘何嘗不以節儉爲懷憂矜在  
念自非田疇耘獲軍國資須未曾別使一人輒求一  
物每有丁匠之所常申戒作之司令其寬大功程務  
從閒逸少府僚屬莫不聞知而營造矛鎧催督非理



竭人之力以求已功朝夕左右尚乖期約遠方勞役  
何以克堪雖四海之內無餘經始然繕治器械脩葺  
城隍及隄防浸決橋梁壞毀事不獲已必藉人功須  
慰彼民心緩其日用宜班告天下知朕意焉  
六年三月幸九成宮詔岐雍幽三州行經之所鰥寡  
憚獨賜以粟帛

九月三月大赦鰥寡憚獨不能自存者所在官司量  
加賑恤

十年關內河東疾病醫齋藥療之

十一年二月幸維陽宮詔從兵有父母年八十已上

者悉罷遣

七月詔曰維陽宮室創自有隋朕因其成功無所改  
作今屋宇湮壞者宜量加脩葺使纔充居處自外材  
木宜分賜維州廓內貧民因水損居宅者是月以廢  
明德宮之玄圃院分給河南維陽遭水者  
十三年正月朝獻陵詔鰥寡憚獨有篤疾者賜物各  
有差

十五年正月幸維陽詔從行士卒家貧親老者並放  
還所過賜高年篤疾穀帛有差

三月戊辰如襄城宮澤州疾疫遣醫就療



冊五 卷之二十四十七  
十六年夏穀涇徐虢戴五州疾疫遣賜醫藥焉

十七年四月中即將李安儼與太子承軋謀反誅籍

沒其家其父年九十餘太宗愍焉特賜奴婢以養之

閏六月潭濠廬三州疾疫遣醫療焉

十八年自春及夏廬濠巴普郴疾疫遣醫往療

二十一年十二月大寒帝謂侍臣曰朕在九重之內

身御珠裘且將臨朝猶覺氣之嚴厲况臣下遠趨北

闕蒙犯霜露乎朕思若此遂減衣裘而出

二十二年九月邠州大疫詔醫療之

高宗永徽元年六月新豐南大雨零口山水暴出漂

廬舍溺死者九十餘人詔給死者絹布三疋仍給棺

瘞埋之乏絕者給資之宣歙饒常等州暴雨水漂殺

四百餘人詔爲瘞埋仍給貸之

六年六月辛丑商州山水漂壞居人廬舍遣使存問

之

顯慶元年七月己卯宣州涇縣山水暴漲高四丈餘

漂蕩村落溺殺二千餘人制賜死者物各五段廬舍

損壞者量爲營造并賑給之

十一月饒州火焚州城廨宇倉獄延燒居人廬舍有

死者詔給死者家布帛以葬之



四年七月連州山水暴漲漂沒七百餘家詔鄉人爲造宅宇仍賑給之

龍朔二年十二月詔曰海東二蕃久愆職貢近者命師薄伐軍務事殷緣河州縣勞於征役比雖多有蠲免庶事優矜萬邦俱會致恐煩擾勞逸二途理無兼途介立大禮及幸東郡並宜立停

總章二年九月海水泛溢壞永嘉安固二縣鄉居人廬舍六千餘家遣使脩葺宅宇溺死者各賜物五段咸亨元年八月以天下四十餘州旱及霜虫百姓饑乏關中尤甚詔雍同華蒲絳五州百姓乏絕者聽於

### 興鳳梁等州逐糴

十月詔貧窶之家有年十五已下親屬不能收養者並聽爲男女及驅使京官六品以下情願將家口歸本貫及往豐熟之處並聽之

上元三年八月青州大風海水泛溢漂損居人廬宅五千餘家齊淄等七州大水詔賑貸貧乏溺死者賜物埋殯之舍宅壞者助其營造

鳳儀三年四月以同州饑沙苑及長春宮並許百姓樵採漁獵

永隆元年秋河南北諸州大水詔遣使分往存問其



漂溺死者各給棺槨仍贈其物七段屋宇破壞者勸課鄉閭助其脩葺糧食乏絕者給貸之

二年八月河南河北大水詔溺死者各贈物三段中宗神龍元年四月雍州同官縣大雨雹鳥獸死及大水漂流居人四五百家遣員外郎一人巡行賑給被溺死者官爲埋殮

七月雒水瀑漲壞人廬舍二千餘家溺死者數百人令御史存問賑卹官爲瘞埋

景龍二年三月築朔方軍城四月以兵匠有疾病者令醫人齎藥巡療

玄宗先天二年五月詔曰卑宮致美愛人之力靈臺罷營重費之廣景彼前烈吾無間然頃以所居殿院素非弘敞時方暑雨頗有蒸鬱上稟聖慈式遵時令將脩別寢願彼高居雖復危徒所須止於蕃匠補葺所擬無煩外力然以麥秋爰及農務方勤維夏在辰執役爲弊營之則衆物有勞而一身逸罷之則我躬未泰而萌庶安夫生人樹君將利之也勞人自奉予所不爲其脩大明宮宜卽待至闌月方使畢功宣示具察使知予意所有先役工匠卽優還價直勿令懸欠仍卽放散



開元三年七月詔曰古之爲國者藏之於人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比者山東邑郡歷年不稔朕爲之父母欲安黎庶恤彼貧瘼拯其流亡靜而思之非不勤矣今者風雨咸若京坻可望若貸糧地稅庸調正租一時併徵必無辦法河北諸州宜委州縣長官勸責灼然不能支濟者稅租且於本州納不須徵却待至春中更別處分有貸糧廻漕等亦量事減徵

四年正月詔曰如聞江淮南諸州大虫殺人村野百姓頗廢生業行路之人嘗遭死失州縣不以爲事遂令猛獸滋多泗州連水縣令李全確前任宣州秋浦

縣令界內先多此獸全確作法遮捕掃除略盡迄今人得夜行百姓實賴其力宜令全確馳驛往淮南大虫爲害州指授其教與州縣長官同除其害緣官路兩邊去道各十步草木嘗令芟伐使行人往來得以防備

七年九月詔曰東都道俗有來請駕者東西來去雖則爲嘗每歲來請豈能無擾宜以理告示仍於朝堂賜食卽發遣并勅陸象先莫令更相倣効

八年六月河南府穀雜涯三水泛漲漂溺居人四百餘家壞田三百餘頃諸州當防丁當番衛士掌閑廐



冊府元龜 卷之二十四十七  
恤下  
者千餘人遣使賑恤及助脩屋宇其行客溺死者委本貫存恤其家

十年五月東都大雨伊汝等水泛壞河南府及許汝仙陳四州廬舍數千家溺死者甚衆詔河南府巡行所損之家量加賑貸并借人力助營宅屋

十一年七月丁亥勅曰神農嘗草以療人疾岐伯品藥以輔人命朕銓覽古方永念黎庶或榮衛內壅或寒暑外攻囚而不救良可歎息今遠路僻州醫術全少下人疾苦將何恃賴宜令天下諸州各置職事醫學博士一員階品同于錄事每州寫本草及百一集

驗方與經史同貯其諸州子錄事各省一員中下州先有一員者省訖仰州補勳散官克帝新製廣濟方頒於天下

十二年三月詔曰河南河北去歲雖熟百姓之間頗聞辛苦今農事方起蠶作就功宜令御史分往巡行其有貸糧未納者並停到秋收

十三年十二月詔曰應緣朕巡行處有損百姓竹樹者所司卽酬其錢

十四年七月以懷鄭許滑衛等州水潦遣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黎敬仁宣慰如有遭損之處應須



營助賑給竝委使與州縣相知量事處置

九月命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宇文融往河南河北

道遭水州宣撫若屋宇摧壞牛畜俱盡及征人之家

不能自存立者量事助其脩葺

十一月詔曰近聞河南宋沛等州百姓多有汜流逐

熟去者須知所詣有以安存宜令本道勸農爭與州

縣檢責其所去及所到戶數奏聞

十五年四月詔曰河南河北諸州去年緣遭水滂雖

頻加賑貸而恐未小康言念於茲無忘鑒寐爰自春

夏雨澤以時兼聞夏苗非常茂好既即收穫不慮少

糧然以產業初營儲積未贍若非寬惠不免艱辛其

貸糧麥種穀子迴轉變造諸色欠負等竝放候豐年

以漸徵納蠶麥事畢及至秋收後竝委刺史縣令專

勾當各令貯積勿使妄有費用明加曉諭知朕意焉

十六年正月庚申御興慶樓宴群臣下制曰朕昔在

藩國此惟邸第乾坤未泰陰陽尚蒙則有神祇効靈

祥符肇貺飛佳氣於在田之際湧瑞日於或躍之池

惟此舊居式加新宇周墻僅板於百堵卑宮不階於

三尺棟樑之用毀徹所餘聊以紀天地之休徵貽子

孫之儉約耳屬春令爰始時惟發生萬方來朝于官



入賀旣稱觴以獻壽宜施惠以布德况田農在候稼  
穡方興或迫於程從不遂農桑之務言及於此軫歎  
良深其徒已下且令貴保并應當番兵士等灼然單  
貧者所由勘會竝放營農所在訥訟長官隨事踈理  
勿使冤滯非軍國所要餘不急之務一切竝停仍加  
勸課脩植農穡其河北水損戶旣屬春事慮有乏絕  
不支濟者宜委採訪使與州縣相知量加賑恤諸處  
行人之家及鰥寡孀獨不能自存者州縣長官親  
優撫使得存濟應有差科量事於放宜宣風緝化取  
在令長有司銓擇之次特宜審擇其才惟德與刑爲  
政之要頃無聞於風化多取威於櫛楚理人之道其  
若是乎愚昧之流或輕抵犯宜加曉諭使識章程其  
含生之類不得輒有屠殺天下捕獵亦宜禁斷仍嚴  
加捉搦百司各遵時令務弘寬大之典使政理無失  
稱朕意焉

二十三年五月詔曰如聞闕輔蠶麥雖稍勝嘗年百  
姓所收纔得自給若無優假還慮艱弊其先欠百司  
職田及諸色應合至蠶麥時徵已有處分訖其公私  
舊債亦宜停徵貧下百姓有傭力買賣與富兒及王  
公已下者任依嘗式



天寶三載八月詔曰育物者所貴於從宜養人者必資於遂性况加疾苦豈忘哀矜內外廊二衛曠騎等如聞因當上染患者番滿之後既不勝致還鄉又不容在職掌將息進退無據何所依投溝壑是憂宜謀朝夕永言及此深軫于懷自今以後如有此色宜移就三衛厨給食料將養各委左右金吾將軍存意節較所須藥物仍與太常計會量事供擬并差醫人救療其諸門及諸舖職掌人等各移就本衛將養所須食料各委將軍以當衛諸色迴殘官物等且量事支給其醫藥宜准內外廊例自餘諸色當番人等有疾疾者並准此處分其死者各委所由隨事埋瘞當日牒報本貫令家人親族運致還鄉

五載八月癸未詔曰朕頃所撰廣濟方救人疾患頒行已久計傳習亦多猶慮單貧之家未能繕寫閭閻之內或有不知儻將療失時因致橫天性命之際寧忘惻隱宜令郡縣長官就廣濟方中逐要者於大板上件錄當村坊要路榜示仍委採訪使勾當無令脫錯

十三載二月詔鰥寡悖獨乏絕者量加賑給  
肅宗至德元年正月大赦詔左降官非反逆侵坐及



犯惡逆名教枉法強盜賊如有親年八十以上及疾  
患在牀枕者不堪扶持更無兄弟許其停官終養其  
流人亦准此

真元元年四月詔曰應緣南郊百司張設有損百姓  
萬稼者委京兆尹隨損多少倍酬所損錢物便卽聞  
奏

十月詔曰應行營人家及羸老單貧鰥寡憐獨已頗  
有處分宜令州縣長官倍加賑恤

上元二年九月詔鰥寡憐獨不能自存立者委勅史  
縣令量加賑恤

代宗寶應元年十月乙卯勅曰浙江東西去歲旱損  
所出租賦頗甚艱辛今秋已來復聞遭水百姓重困  
何以克堪朕所以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思弘理道良  
用汝懷今所徵收唯正租庸而已其餘差役咸使矜  
量頗亦申明冀稍安緝如聞諸道節度使不承正勅  
妄有徵科州縣望風便行文牒務爲逼迫自應誅求  
事且因循轉用生弊不有懲革何以息人自今已後  
宜令本道觀察及租庸使嚴加訪察其州縣除正勅  
支遣外不得轉承諸使文牒徵率一物已上如或有  
犯便仰停務具名彈奏又聞杭越間疾疫頗甚戶有



死絕未削版圖至於稅賦或無舊業田宅延及親隣  
言念疲人豈堪兼役致令逃散誠有哀矜亦委租庸  
使與本州審細勘責據實戶差遣處置訖具狀聞奏  
仍委刺史縣令設法招攜課最之間褻貶斯在其有  
死絕家無人收葬仍令州縣埋瘞朕臨御寰瀛爲人  
父母一物失所每勤罪已之心四方未寧輻軫納隍  
之慮庶尹卿士友邦冢君宜悉朕懷其敷至理  
大曆九年四月制曰其百姓鰥寡孤獨不能存濟者  
困窮無主誠可哀傷仰所在州縣府長官每年以諸  
色官物量加贍恤令其得所

德宗貞元元年正月詔嘗陷賊百姓屋宇焚毀貧病  
老弱咸加優恤

十二年越州刺史皇甫政奏云貞元十年綾殺一十  
七百疋至汴州值兵潰叛物皆散失請率新來客戶  
續補前數帝謂宰臣曰百姓有業則懷土爲居戶失  
業則去鄉爲客戶去鄉者咸遭羅苛暴瘡痍之人豈  
可重傷可罷其率特免所失物

十四年閏五月貶太子詹事蘇弁爲汴州錄事參軍  
又貶其兄贊善大夫袞爲永州司戶俄降勅曰左降  
官蘇袞貶官本緣并連坐矜其年暮加以疾患宜令



所在勒廻任歸私第哀年七十兩日無所見已逾年以弁之故竟未停官及貶帝聞之哀憫故許還家

十八年七月詔曰朕獲主兆人以臨方夏憂勤于政思底康寧然而理化未孚水旱為沴或傷壞廬舍漂損田疇朕為人父母用切于衷其諸道應遭水損州縣令委本道觀察使速具條疏聞奏當有處分又詔曰政在養人實為邦本朕庶存節用以拯凋殘咨爾長吏宜加安撫申明曉示令悉朕懷

十九年七月以闕輔饑罷今歲吏部選集

德宗元和二年八月以沒蕃人僧良闕等四百五十一

人自吐蕃復還中國命京兆府勸責先身亡及送神策軍餘三百九十人詔良闕等頃因淪陷久在殊方或有平日遣人或是衣冠舊族萬里歸國尤所哀矜應歸及分配弁侍親等人委所在特加優恤

四年九月普寧公主奏出城行田帝令中使彭希昭宣以禾稼初登或慮蹂踐且歸第以俟來月

七年十月制册皇太子其天下高年廢疾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恤

十年二月以朗州司馬劉禹錫為播州刺史中丞裴度奏禹錫母年八十今播州乃猿狖所居人跡罕至



禹錫誠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則須與子爲死別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制稍移近處使得終養帝曰夫爲人子者每事尤須脩謹嘗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豈可以此論救度不能對帝乃曰我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能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改授禹錫連州刺史

十二年二月撰貞元集要廣利方憲宗親爲之制序散題於天下通衢其方摠六千三種五百八十六首九月詔諸道遭水州府其人戶中有漂溺致死者委所在收瘞其屋宇摧倒亦委長史量事勸課脩葺使得安存

穆宗長慶元年七月大赦制天下百姓年九十以上委所在長史量加存問

文宗太和元年十一月詔應配流靈夏等州及天德軍人等自今後宜許將家口赴流所除本身外亦據口數給熟食遞送

六年正月詔京城內有鰥寡孤獨不能自濟瘠聾跛躓窮無告者委京兆尹量事賑恤其所破數聞奏五月庚申詔諸道應災荒處疾疫之家有一門盡歿者官給凶具隨事瘞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



量事與本戶稅錢三分中減一分死一半已上者與減一分本戶稅其疫未定處並委長吏差官巡撫量給醫藥詢問救療之術各加拯濟事畢條疏奏聞天下有家長大者皆死所餘孩稚十二至襁褓者不能自活必致夭傷長吏勒其近親收養仍官中給兩月糧亦具都數聞奏江南諸道既有凶荒賦人上供悉多蠲減國用嘗限或慮不克宗廟切急所須外有舊例市買貯備雜物一事已上並仰權停待歲熟時和例舉處分

七年八月詔百姓困窮獎繇姦吏政苟不擾人皆自安其司農寺供宮內及諸厨冬藏菜並委本寺自供其菜價仍委京兆尹約每年時價支付更不得配京兆府和市其諸陵守當夫宜委京兆府以價直送陵司令自雇召並不得差配百姓應寒食糴差配及樹栽脩橋柴木選場棘等便於戶稅錢內尅折不得更令和市天下諸州府應納義倉及諸色斛斗二合耗外切宜禁斷仍委度支鹽鐵分巡院及出使郎官切加訪察

九年八月以責授開州刺史權處爲鄭州刺史處宰相文公德興之子少負名譽籍甚於士大夫間會德



冊府元龜 恤下 卷之四百四十五  
輿門牛李宗閔爲相璩爲中書舍人宗閔敗璩不自  
安頻密上章自雪黨比遂改授閩州及是帝知璩所  
生母抱病因有是命

開成元年正月己巳東都留守司徒兼中書令裴度  
上言前懷州武德縣令王賞以失縣庫子賞乃盡償  
所欠緡錢庫子莫可得獄固難竟河陽節度使溫造  
嚴刻禁賞三年母老不得侍疾母亡不得服喪大理  
寺執文斷疏疑似之間寃滯深久帝方留情刑獄聞  
之卽時詔釋賞

宣宗大中四年正月詔有水旱處宜令州縣長吏多  
方優恤務使安存如有甚不支濟仰具事繇聞奏別  
議處分

懿宗咸通四年七月朔制日安南寇陷之初流人多  
寄溪洞其安南將吏官健走至海門者人數不少宜  
令宋戎李良瑛察訪人數量事救卹

哀帝天祐二年四月詔鰥寡孤獨不濟者長吏量加  
賑卹

後唐莊宗天祐二年四月卽位制日應諸道管內有  
高年踰百歲者便與給復永俾除名自八十至九十  
者與免一子色役州縣不得差徭



冊府元龜 卷之三百四十七  
同光元年十月詔應鰥寡孀獨無所告仰者所在各  
議拯救或有年過八十者免一子從征

十一月勅左降官均州司馬劉岳有母年踰八十近  
聞身故既鮮兄弟別無骨肉孤魂旅寄誰爲蓋棺唯  
本朝故事許歸終三年喪服闋如未量移卽赴貶所  
明宗天成三年十一月己丑出潛龍宅粟以賑白官  
長興二年十二月丁丑帝謂三司使曰先是兩川隔  
道兵士所有家屬常加贍給勿令失所時孟知祥初  
有全蜀之地  
三年七月丙戌詔賜諸軍救接有差

四年九月丁丑范延光奏隔在兩川兵士家口自來  
支給衣糧今緣國計不充欲權停支給帝曰彼非願  
留因事睽阻父子此離非人情也不可頓絕支給其  
間願歸鄉貫者從之如有子弟許繼其父兄本軍名  
糧如無鄉里可歸無子弟承繼且量支一年以是曉  
諭其家

漢高祖卽位太原至東京謂左右曰過陳橋見百姓  
桑棗空有餘折其廬室悉墻垣耳因荒邪因兵邪左  
右對曰此契丹犯闕時杜重威宿漢軍之所也上惻  
然嗟嘆曰重威破國殘物一至於此此而不討是朕  
養惡蓄姦何以爲蒼生父母副海內俟望之心也左



右皆稱萬歲

周太祖廣順元年八月契丹瀛莫幽州界大水饑饉  
流散殍負而歸者不可勝計比界州縣亦不禁止太  
祖愍之詔沿邊州郡安卹流民仍口給斗粟前後繼  
至數十萬口

三年正月庚午萊州刺史葉仁魯犯賊法等斷處死  
賜自盡將死太祖遣中使賜酒食宣曰汝自抵刑憲  
國法如此爾有老母當遣存恤耳仁魯感恩泣下尋  
死之

顯德元年正月赦天下年高殘疾鰥寡孤獨所屬官

吏務行存恤

淮南李嗣京奏聞

西臣文翔鳳請正

豫章黃國琦轉釋

帝王部

知子 知臣

知子

夫帝王者淵然而神清明在躬精鑒外融靈機內昭  
有所燭視合若符契况乃父子之際天性之親豈可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四十八

知子 知臣

知子

夫帝王者淵默而神清明在躬精鑒外融靈機內炤有所燭視合若符契况乃父子之際天性之親故可以察其誠心願其微隱則有鑒乃備量可付大事宜



承天位能繼緒業精斷之下無所差焉若乃堯廢丹朱周舍伯邑戒吳淠之必反鑒蜀秀之終惡帝王之識不其明歟所謂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在於斯矣

堯曰疇咨若時登庸

疇誰庸用也誰能順是事將登用之

放齊田疇子

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放齊臣名齊國子爵朱名啓謂也吁疑惟之譌言不

忠信為器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也

一說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履授

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粵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遂禪禹

周文王為西伯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漢高祖十二年封兄仲之子沛侯濞為吳王已拜受

邱帝召淠相之曰若狀有反相

若汝也

獨悔業已拜

獨悔

若心自懷悔不以語人也既以封拜為事臣不知之故不改

因拊其背曰漢後五

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淠頓首曰不敢景帝立淠果反

宣帝時元帝為太子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

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

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



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  
亂我家者太子也

後漢章帝時和帝爲皇子自岐嶷至於總角孝順聰  
明寬和篤仁帝曰是深珠之以爲宜承天位

魏太祖時文帝子明帝生而有岐嶷之姿帝異之曰  
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宴會同與侍中近臣竝列帷  
幄

晉宣帝爲魏太傅時將誅曹爽其深謀秘策獨與景  
帝密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旣而使人覘  
之景帝寢如嘗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司馬門鎮靜內  
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

後魏道武時太武以皇孫生於東宮體貌瓌異道武  
竒而悅之曰成吾業者必此子也

太武時北巡文成以皇孫從在後逢虜帥恠一奴欲  
加其罰文成謂之曰如今遭我汝宜釋之帥奉命解  
縛太武聞之曰此兒雖小欲以天子自處意竒之

後周太祖兄子護魏普泰初始自晉陽至平涼時年  
十七太祖諸子竝幼遂委護以家務內外不嚴而肅  
太祖乃嘆曰此兒志度類我及太祖西巡至牽屯山  
遇疾馳驛詔護至涇州見太祖太祖疾已綿篤謂護



冊府元龜 知子 卷之二百四十八  
曰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濟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命時嗣子冲弱寇賊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於是衆心乃定先是太祖嘗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旨至是人以護字當之

武帝太祖第四子也幼而孝敬聰敏有器質太祖異之曰成吾志者必此兒也

齊廢王憲太祖第五子太子嘗賜諸子良馬唯其所擇憲獨取駿者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旣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太祖喜曰此兒知識不

凡當成重器後從獵隴上經官馬牧太祖每見駿馬

輒曰此我兒馬也因令左右取以賜之

隋高祖第四子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爲朝臣所憚帝每謂文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秀初鎮蜀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爲請衡旣還京師請益左右帝不許大將軍劉噲之西討燾也高祖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智光爲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遣責之因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乎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虫之所



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

唐高祖初為唐公太宗既舉義師高祖知其英略入神軍機大事皆令所司諮決因從容謂太宗曰汝功業既重成事之後天下絲汝致之吾當以爾為太子太宗拜謝且四辭

太宗貞觀十八年四月己酉御兩儀殿高宗時為皇太子侍側太宗謂侍臣曰太子志行性度外人頗亦知否司徒長孫無忌曰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殿下仁孝自然德義高遠四海之內莫不聞知太宗曰朕如某年某高宗名性頗不依節度某自幼歲便懷寬

厚生男如狼猶恐其虺冀其年齡轉壯或自不同今日無忌曰陛下雄武冠時誠撥亂之才殿下仁愛自天乃守文之德所向雖別而各當其分此上天所授以養蒼生者也是年十一月乙酉日南至皇太子王公以下展賀於貞觀殿太宗曰朕一二年中始見太子拜賀太子宗社之本四海所繫而某天資仁孝內外傾服朕之此舉無愧於神人也

後唐太祖龍紀元年討孟方立於邢州旋師于路因較獵於三番崗有玄宗原廟太祖於祠前置酒樂作伶人秦百年歌者陳其衰老之歲聲調悽苦太祖引



滿將鬚指莊宗曰老子壯心未已二十年後此郎子必戰於此及夾城之役果符是言時莊宗纔五歲及太祖有疾召監軍使張承業大將吳琪謂曰吾嘗愛此子志氣遠大可付後事周太祖微時世宗事之以孝謹聞太祖嘗謂人曰此吾家之寶也

知臣

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非夫躬狗齊之美蘊聰明之德英識卓越備量疏達旌別淑慝而無所凝滯選任賢能而適其位量又曷能屏斥巧佞黜放奸宄使疲軟罷去而羈孤竝進者乎自帝堯欽明擅如神之譽漢高善任載良史之說由是之後以獻智而處民上者或疇咨俊乂竝居左右或簡拔豪英委之經略揣摩其志輒申之保任揚摧其器質形於品藻用能幹事功於一代樹風聲於來裔藹然佳話斯可述焉

帝堯曰疇咨若時登庸

疇誰庸用也誰能成庶庶績順我事者將登庸也

放

齊曰裔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放齊臣名裔國子爵朱名啓開

也吁疑惟之辭言不忠信爲嚚又奸爭訟可乎言不可

帝曰疇咨若子采

采事也復

求誰能順我事者

驩堯曰都共工方鳩倂功

驩堯臣名都美之辭共工官



稱鳩聚傷見也歎工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靜

能方方聚見其功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謀

滔漫也言其工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背違 帝曰咨

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言不可用 帝曰咨

四岳 四岳即羲和之四子分 湯湯洪水方割 湯湯流

割害也言大 湯湯言水奔 湯湯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突有所滌除

懷包裹上也包山上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帝曰吁

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 僉曰於鯀哉 僉皆也鯀崇伯

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帝曰吁嗟哉方命圯族 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弗戾圯

方名命而行事 岳曰異哉試可乃已 異音已退也言

輒毀敗善類 帝曰往欽哉 帝無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堯

可試無 帝曰往欽哉 知其性狠戾圯族未明其所能

成乃退 帝曰往欽哉 試故用之 九載績用弗成 歲年也三考九年功

而據衆言可 九載績用弗成 用不成則放退之

漢高祖五年置酒雒陽南宮帝曰通侯諸將毋敢隱

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

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 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

奏事有臣 陛下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

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

羽妬賢嫉能有功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

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帝曰公知其一

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子房填 填與 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

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

將守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二十四 七



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悅服

陳平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為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二人俱賜進食王曰罷就

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

與語而說之說讀曰悅問日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

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謹嚴而曰

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即與其載使監護

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周勃為人木強敦厚木謂質樸高帝謂可屬大事屬委也高

帝疾病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亡誰令代

之帝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

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

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帝曰此後

亦非乃所知也及呂后聽朝諸呂將危劉氏勃平等

誅之

惠帝時相國蕭何病帝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

歲後誰可代君帝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

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

文帝末周亞夫為中尉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



夫真可任將及景帝卽位亞夫為車騎將軍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大尉擊吳楚平之

景帝時竇嬰以太后宗屬封魏其侯桃侯免相劉舍也

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

者愛猶惜也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沾沾輕薄也難以為相持

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帝時韓安國為御史大夫為人多大略知足以當

世取舍言可取則可取可止則止而出於忠厚貪嗜嗜與者同財利然

所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

下名士於梁舉二人至於余所舉亦皆名士他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

子以為國器

汲黯為九卿多病病且滿二月帝賜告者數終不瘳

最後嚴助為請告帝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

居官亡以瘳人瘳勝也瘳與愈同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

謂賁育弗能奪也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也帝曰然古有社稷之

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倪寬為廷尉吏以不習事除為從史之北地視畜數

年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試司公廨牛羊還至府上畜薄會廷

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卻退也椽吏莫知所為寬為

言其意椽史因使寬為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



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帝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倪寬帝曰吾固問之矣矣湯繇是鄉學鄉讀曰嚮

以寬為奏讞掾以言法義決疑獄甚重之

褚大為梁相通五經為博士時倪寬為弟子及御史

大夫缺褚大為梁相詔徵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雒

陽聞倪寬為之褚大笑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

能及退而難曰上誠知人

李廣文帝時為郎騎嘗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帝曰

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及

時為前將軍與大將軍衛青俱擊匈奴青陰受武帝

指以為李廣數奇言廣數為匈奴所敗命隻不耦合也母令當單于恐

不得所欲果以失道自殺

霍光為奉車都尉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

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武帝年老寵姬鈞戈趙婕妤

有男婕妤居鈞戈宮古稱之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

唯霍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帝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

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

後光二年春帝遊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

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



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帝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牀下於天子所臥牀前拜職受遺詔輔少主明日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决於光

宣帝時大將軍霍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

尙書

霍光去病之孫今云兄子者轉寫誤耳

親屬皆宿衛内侍地節三

年夏京師雨雹蕭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

陳災異之意

問讀日開

帝昔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

蕭生邪下少府宋琦問狀無有所計并為謁者歲中

三遷官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

可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入為御史

大夫

後漢光武嘗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

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

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士子志

行修整何不為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

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

斯可矣



馬援為伏波將軍善兵策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賈復為漢中王劉嘉較尉更始以光武為大司馬安

撫河北復特嘉書及光武於柏人因鄧禹得召見光

武奇之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官屬以復後來而好

陵折等輩調補鄠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

方任以職勿得擅除

東觀記曰時帝置兩府官屬賈復與段孝共坐孝謂復曰卿將

軍督我父司馬督不得其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帝調官屬補長吏其白欲以復為

鄠尉上署光武至信都以復為偏將軍復從征代未嘗喪敗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

人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嘗自從故復少方面之勲

東觀記曰吳漢擊蜀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不遣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

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寇恂為河內太守更始遣將朱鮪攻之時傳聞鮪破

河內帝以為不然有項恂檄至恂大破鮪等光武大

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劉嘉字孝孫光武族兄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封漢

中王赤眉破其相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兵自守勸

嘉且觀成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

愛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即宣帝旨嘉乃因來



欽詣禹於雲陽三年到雒陽從征伐拜爲千乘太守  
明帝時牟融爲大司農是時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  
每輒延謀政事判析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議論朝廷  
皆服其能帝數嗟嘆以爲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爲  
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

質帝少而聰慧知梁冀驕橫嘗朝群臣曰冀曰此跋  
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

魏太祖知人善啓難眩以僞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  
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勲列爲名將  
其餘拔出細微登爲牧守者不可勝數

荀攸字公達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  
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  
甯武不能過也又下令曰孤與荀公達同遊二十餘  
年無毫毛可非又曰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良恭  
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  
達卽其人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  
表也汝當盡禮敬之荀彧初爲漢尚書令所舉者命  
世人才攸爲魏尚書令亦推進賢士太祖曰二荀令  
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

曹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太



祖難其帥純以選爲督撫循甚得人心及率有司白選代太祖曰純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

郭嘉字奉孝潁川人先是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郭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爲司空軍祭酒嘉深通有美略達於事情太祖字之曰唯奉孝爲能知孤意

程昱爲衛尉性剛戾與人多迕人有造昱謀反太祖賜待益厚

晉宣帝輔政時鄧艾少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帝帝奇之辟之爲太尉掾

荀顛字景倩魏尚書令彧之第六子以父勲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顛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

石苞字仲容景帝初以爲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奸色薄行以讓景帝景帝荅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奪僭而錄其糾合之大謀漢高舍陳平之汙



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筭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無今日之選也意乃釋後苞武帝時以功至司徒明帝時紀瞻爲僕射帝常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殆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簡文帝爲相時謝安寓居會稽累辟不就帝謂人曰安石旣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吾之必至後卒爲相

王述字德祖簡文帝每言述才旣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嘆美之

後魏道武初許謙爲右司馬時慕容寶來寇也道武使謙告難於姚興興遣將來援明年慕容垂復來寇帝謂謙曰今事急矣非卿豈能復致姚師卿其行也謙未發而垂退乃止

太武能知人收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所長不論本末古弼爲尚書令弼頭尖帝嘗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爲筆公車駕略於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太武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



波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太武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所上可爲社稷之臣

李訓爲中書學生太武幸中書學見而異之謂從者此小兒終効用於朕之子孫矣因職聘之太武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太武聞之謂超曰李訢後必官達益人門戶以女妻之勿許他族遂勸成婚杜超之死也太武親哭三日訢以超壻得在喪位出入帝因而指之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豈不有異於衆必爲朕家幹事之臣後爲侍中鎮南將軍卒

李孝伯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於太武徵爲中散太武見而異謂順曰真卿家千里駒也

文成時李伯尚少有重名弱冠除秘書郎文成每不此李氏之千里駒

陸馥父侯封東平王聰慧有策略馥多智有父風文成見馥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嘗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

孝文時穆壽有風格涉獵經史孝文欲以弼爲國子助教會司州牧咸陽公禧入孝文謂禧曰朕與卿作州都舉一主簿卽令弼謁之因爲孝文所知輿駕南征特勅隨從



于烈爲散騎常侍穆太等謀反舊京伏法烈一宗無所染孝文歎曰元嚴治斷威恩深自不惡然爲臣盡忠猛決不如烈也爾自烈在代都必卽斬其五三元苟耳烈之節槩不謝金日碑也詔除領軍將軍

崔亮爲尚書二千石郎孝文在各欲規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馳驛徵亮兼吏部郎

崔光爲散騎常侍兼侍中雖處機近曾不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孝文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光後至司徒

裴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爲孝文所知自著作佐郎出爲北中府長史孝文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聿帶溫縣時人榮之

張烈孝文時入爲太子步兵校尉南齊將陳顯達治兵漢南謀將入寇順陽太守王清石世官江南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孝文詔侍臣各舉所知方有申薦孝文曰此郡今當必爭之地須得



堪濟之才何容汎舉也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之時有會人意處朕用之何如彭城王勰稱讚之遂除陵江將軍順陽太守

劉道斌舉孝廉入京拜較書郎轉主書頗為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孝文謂黃門侍郎邢巒曰道斌是段之舉便異儕流矣卒於岐州刺史

宣武時李處自太尉從事中郎出為河清太守屬京兆王倫反處棄郡奔關宣武聞處至謂左右曰李處在冀州日久思信著物今援難而來眾情自解矣乃令處別領軍往慰勞

孝武初楊寬改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給事黃門侍郎監內典書事時夏州戍兵數千人據交州反詔寬兼侍中節度諸軍討平之中尉綦雋與寬有宿憾誣以他罪劫之孝武謂侍臣等曰楊寬清直朕極知其無罪但不杜法官之奏耳事下廷尉得申釋後周太祖時王述驃騎大將軍黜之孫少聰敏有識度年八歲太祖見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為不朽即以為鎮遠將軍拜太子舍人

蘇綽為行臺郎中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



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卽與量定惠  
達入呈太祖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  
以綽對因稱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尋  
除著作佐郎

蘇椿魏孝明正光四年出爲武都郡守改授西夏州  
長吏除都督行弘農郡事當官強濟特爲太祖所知  
宇文測爲大都督行汾州事或有告測與外境交通  
懷二心者太祖怒曰測爲我安邊吾知其無貳志何  
爲聞我骨肉生此貝錦乃命斬之仍許測以便宜從  
事

李旭初謁太祖太祖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太  
祖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旭旭神情清悟應對明辨  
太祖每稱嘆之

韓擒虎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  
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太祖見而異之令  
與諸子遊集後以軍功拜都督新安太守

薛端爲吏部郎中軍東討齊柱國李弼爲別道元帥  
妙簡英僚數日不定太祖謂弼曰爲公思得一長吏  
無過薛端弼對曰真才也乃遣之

趙剛爲潁州郡守時高中密以北豫州來附兼大行



臺佐丞持節赴潁州節度議軍帥還剛別破侯景前  
驅於南陸復獲其郡守二人時有流言傳剛東叛齊  
神武因設反間聲遣迎接剛乃率騎襲其守塢拔之  
帝知剛無貳乃加賚焉除營州刺史進爵爲公  
武帝平北齊其大理公孫茂甚有能名帝聞而召見  
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

隋高祖時蘇威爲太子少保漸見親重與高頴參掌  
國政尋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官悉如故治書  
侍御史梁毗劾威兼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  
之意高祖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吾闕何

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  
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  
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  
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  
屈哉其見重如此又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  
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  
從已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李景遼東之役爲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高祖奇  
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後至柱

國



楊義臣爲陝州刺史性謹厚能馳射有將相之才繇是高祖甚重之

煬帝時薛世雄爲右監門郎帝嘗從容謂羣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否羣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雄羣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

李密以父蔭爲左親侍嘗在仗下煬帝顧見之退謂許公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許公對曰故蒲山公李寬子密也帝曰箇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他日述謂密曰弟聽令如此當以才學取官

三衛叢脞非養賢之所密大喜因謝病專以讀書爲事時人希見其面

唐高祖時姜寶誼爲右武侯大將軍與尙書右僕射裴寂拒宋金剛于介州戰始合寂棄軍而走兵遂大潰寶誼爲賊所擒高祖初聞其沒也泣曰寶誼烈士必不生降賜其家物千段木三百石寶誼後謀背賊事泄遇害臨死西向大言曰臣無狀負陛下被屠潰是所甘心但敗軍喪師九泉所恨

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等曰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爲鑒誠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者可以自改侍臣拜



謝太宗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至決斷事  
理求之古人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也高士廉涉獵  
古今心術聰俊臨難既不改節爲官亦無朋黨所少  
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俊利害和解人稱材疏行  
發言啟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  
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便事急緩  
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自其所長而持論  
嘗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竅堅貞有利益然  
而意尚然諾偏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焉馬周  
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

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旣寡忠  
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此日以來  
每試鞠大獄將有任使亦何以加之

薛萬徹爲右衛大將軍太宗從容謂近臣曰當今名  
將唯李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  
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卽大敗

契苾何力爲葱山道副大摠管討平萬昌時何力母  
姑臧夫人及母弟賀蘭州都督沙門並在涼府何力  
歸省其母兼撫巡部落時薛延隨強盛契苾部落皆  
願從之於是衆兵執何力至延隨致於可汗牙前何



力箕踞而坐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願照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可奪也可汗怒欲殺之爲其妻所抑而止或言太宗曰人心各樂其土何力今人延陁猶魚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鐵石必不背我會有使自延陁至具言其狀太宗謂群臣曰契苾何力竟如何遽令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入延陁許降公主以和何力由是得還

代宗時裴遵慶爲吏部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敦宗儒行老而彌謹嘗爲風狂於姪擗登聞鼓告以不順代宗知其大謬不省其見信如此

大曆中鳳翔李抱玉奏馬燧爲隴州刺史會抱玉入覲燧與俱來留京師久之代宗知其能召見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防禦水陸運使

德宗時渾瑊爲金吾大將軍兼左街使李希烈遣間諜詐爲瑊書與希烈通瑊奏其狀德宗特保證之仍賜瑊馬一匹并鞍轡綵二百疋

崔縱爲京兆尹德宗在奉天數奏李懷光剛愎反復宜陰備之及行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曰縱素善懷光必不來矣帝曰他人不知縱吾可保不數日縱至拜



御史大夫

實申為給事中宰相參之族子也與從父舅嗣琥王則之相得歡甚洽以為重嘗同宴遊參特愛申每議除授多詢於申申或泄之招權受賂每所至人謂之喜鵲德宗頗聞其事數謂參曰卿他日必為申所累不如出之以厭眾王曰臣無強子姪申雖踈屬臣親之不忍出請保無他犯德宗曰卿雖自保如眾人何三問如前對申聞之不悅後果敗焉

李藩為徐州從事節度使張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誣奏藩搖動軍情德宗詔杜佑殺之及杜佑救解德

宗怒釋亟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乃釋然除秘書郎後為給事中制勅有不可遂於黃勅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勅裴洎言之憲宗以為有宰相器屬鄭綱罷免遂拜藩門下侍郎平章事武元衡為御史中丞嘗因延英對罷德宗目送指示左右曰武元衡真宰相器也後果為相

憲宗時郗士美為昭義節度使號令甚肅及討王承宗士美以兵馬使王猷領勁卒一萬為前鋒猷兇惡怙亂逗撓不進遽使召至數其罪立斬之且令曰敢



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旣合而賊軍大敗下三營環栢鄉以告詔聞憲宗大悅曰吾固知士美之能辦吾事

鄭餘慶居將相出入垂五十年所得皆給親黨家類寒素自至德已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令旌節就地宣賜皆厚遺金帛求媚者唯恐其少故王人一來有獲錢數百萬者餘慶每授方任憲宗必誠其使曰餘慶家貧不得妄有求取

後唐莊宗爲晉王梁冀王朱友謙爲友珪所伐乞師於帝帝親總軍赴援與汴軍遇於平陽大破之因與友謙會於倚氏友謙盛陳感慨願敦盟約帝歡甚友謙乘醉斡於帳中帝熟視之謂左右曰冀王真貴人也但恨其臂短耳

明帝初入雒遽謂近臣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郎中何在重誨曰近除翰林學士明帝曰此人朕素諳委甚好宰相遂大用又嘗謂侍臣曰馮道性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庵與從人同噐食臥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還歸鄉里自耕耘樵採與農夫雜處略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

大成元年以康思立爲應州刺史思立本出陰山諸



部性純厚善撫御帝素喜之故節位之始以應州所  
生之地授焉其後歷二郡三鎮皆有百姓之譽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四十九

辨謗

拾過

辨謗

邪遷之敗良田蒼蠅之玷垂棘聖賢所共患也乃有  
臨宸極之重躬濬哲之姿深居高視邀聽虛受辨浸  
潤之譖悟萋菲之謗燭其丹腑保其素履俾服讒蒐



慝者無所施巧含忠履潔者有以自明孤直者不憚於回邪中正者靡畏於朋比大臣任重而無懼賢者盡節而不疑緝緝翩翩之道消平平蕩蕩之化洽蓋虞舜之寬而有辯成湯之勇智文王之迪哲率繇是矣

漢昭帝卽位霍光爲大將軍政事壹決於光光長女爲左將軍上官桀子安妻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婕妤好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驃騎將軍封桑樂侯桀父子旣尊盛而德長公主懷其恩德也幸月閭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以列侯尚公主

光不許長主以是怨光桀父子竝爲將軍皇后親安

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顧猶反也繇是與光爭權

燕王且自以昭帝兄嘗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

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伐於也欲爲子弟得

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

且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

上稱趨都試也肄習也謂大官先置供飲食之具又引蘇

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而大

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楊厥也又擅調益莫府

校尉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嘗臣且願歸



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

從中下其事下謂下有司也桑弘羊當與諸大夫共執退光

書奏帝不肯下明且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雕畫之室也

帝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日以燕王告其罪故

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帝曰將軍

冠今復着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

知之帝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之往也廣明亭名也屬耳近耳也

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

非不須校尉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

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補之甚急桀等懼曰此小事

不足遂遂猶竟也帝不聽後桀黨愈有譖光者帝擲

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屬委也敢有毀

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元帝時夏寒日青無光弘恭石顯及許史皆言周堪

張猛等用事之咎詔左遷堪猛後三歲餘孝宣廟闕

災其晦日有食之於是帝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

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

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議論正直秉心有常

發憤悃悃悃悃至誠也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事尊貴

孤持寡助抑厭遂退謂不伸也率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



異災不務自修淨惟其故而反睽昧說天托咎此人  
明也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

仍臻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  
訟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

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  
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

朕迫於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凶朕甚懼焉今堪  
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信謂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

究竟也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  
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

哀帝即位初傅氏在位者傅太后與朱博為表裏其

毀譖丞相博山侯孔光既策免退閭里杜門自守北

也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

殺半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數諫爭忤

指旬歲間閱三相閩山議者皆以為不及光帝繇是

思之後因問日食事帝說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

秩中二千石給事中次丞相及御史大夫賈延免光

復為御史大夫二月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帝乃知

光前免非其罪過以近臣毀短光者免傅喜曰前為  
侍中毀諸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喜傾



覆巧偽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賢傷善以肆意詩不  
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小雅青其免喜為庶人歸  
故郡蠅之詩

後漢章帝為太子時楊仁為北宮衛士令明帝獸代  
諸馬盛貴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  
輕進者帝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  
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攻姑墨石城破之超  
欲因此匡平諸國匡猶乃上疏請兵建初八年遣衛  
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  
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

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盜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  
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魯參而有三至之讒  
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  
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三千餘人何能盡與  
超同心乎令邑請超受節度

順帝時梁商為大將軍商簡御門族未嘗以權盛干  
法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以小黃門管節等  
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為交友然宦者忌商寵  
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嘗侍張造遽政內者令石  
光尚方令傅福見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嘗



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  
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  
汝曹共妬之耳遠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  
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勅宦者李歛悉呼騰賁釋之  
收遠等悉伏誅

魏太祖時蔣濟爲楊州別駕民有誣告濟爲謀叛王  
率者帝聞之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蔣濟  
寧有此事知有此事吾爲不知也人此必愚民樂亂妄  
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爲丞相主簿西曹屬

明帝時陳矯爲尚書令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落筆舉

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王上明  
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  
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旣入盡  
日帝曰劉曄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  
餅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爲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  
子未知故也

後魏文成帝時源賀爲冀州刺史武邑郡姦人石華  
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有司以聞帝謂群臣曰賀誠  
心事國朕爲卿等保之無此明矣乃精加訊簡華果  
引誣於是遣使者詔賀曰卿以忠誠欵至著自先朝



以丹青之繫而受蒼蠅之汙朕登時研簡已加極法故遣宣意其善綏所蒞勿以囂謗之言致損慮也賀上書謝書奏文成顧謂左右曰以賀之忠誠尚致其誣不若是者可無慎乎

薛虎子爲徐州刺史沛郡太守邵安下邵太守張攀咸以贓汚虎子按之於法安等遣子弟上書誣虎子南通于宋文成曰此其妄矣朕度虎子必不然也推按果虛乃下詔曰夫君臣體合則功業可興上下猜懼則治道替矣沛郡太守邵安下邵太守張攀咸以貪慝獲罪各遣子弟詣闕告刺史虎子縱民通賊妄

構無端安宜賜死攀子僧保鞭一百配燉煌安息他生鞭一百可集州官兵民等宣告行決塞彼輕狡之源開此陳力之効

後周太祖時唐瑾爲吏部尚書于謹伐江陵以瑾爲元帥府長史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太祖曰唐瑾太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帝初不信然欲明其虛實密遣簡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嘆曰孤知此人來三十許年明其不以利于義若不令簡視恐嘗人有投杼之疑所以益明之耳凡人受委任當如此也



宇文測歷位侍中開府儀同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  
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縛  
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  
焉仍設宴放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  
不爲寇兩界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  
懷貳文帝怒曰測爲我安邊何爲間我骨肉乃命斬  
之仍許測便宜從事

隋文帝初常冲爲南寧州總管兄子伯仁隨冲在府  
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帝聞之大怒令蜀王  
秀按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按冲無所寬貸竟  
坐免官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譖巖於皇太子謂太子  
曰古人云酤酒酸而不售者爲噬犬耳今何用約乎  
世約遂除名

高頴開皇中爲晉王元帥長史伐陳及軍還頴以功  
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文帝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  
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蒼蠅所間也是後衛  
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頴於帝帝怒之皆  
被疎黜因謂頴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

明頴父安仕周爲獨孤  
信寮佐賜姓獨孤氏

唐高祖武德初皇甫無逸爲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



長吏橫恣帝令無逸持節巡撫之有皇甫希仁者見無逸專制方面傲倖上變云臣父見在雒陽無逸爲母之故陰遣臣與王世充相知高祖審其詐數之曰無逸偏於王世充棄母歸朕今之委任異於衆人其在益州極爲清正此蓋群小不耐欲誣之也此乃離間君臣惑亂我視聽於是斬希仁於順天門遣給事中李公昌馳慰諭之俄而有告無逸陰與蕭銑交通者無逸時與益州行臺僕射竇璡不協於是上表自理又言璡狀帝覽之曰無逸當官執法無所迴避必邪佞之徒惡直醜正共相構扇也因令劉龍溫彥將按其事率無驗而止所告者坐斬竇璡亦以罪黜無逸旣反命帝勞之曰公立身行已朕之所悉比多潛訐者但爲正直致邪佞所憎耳無逸頓首陳謝帝又曰卿不負朕何煩多謝

崔善武德中爲尚書左丞甚獲當時之譽諸令吏惡其明察爲謗書曰崔子曲如鈎隨例得封侯高祖聞而勞勉之曰澆薄之後人多醜正昔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高緯愚闇遂滅其家朕雖不明幸免斯事因下勅購流言者將加罪焉

太宗貞觀初司空裴寂以罪流靜州俄逢山羌爲亂



或言僚反劫寂爲王太宗聞之曰我國家於寂有性命之恩必不然矣未幾果稱寂率家僮破賊

劉師立爲左驍衛將軍奉使幽州道簡點軍團陝州揚表上書告師立自云眼有赤光體有非嘗之相姓氏又應符讖及師立還太宗謂之曰人言卿欲反師立大懼曰臣仕於隋不過七品身才駑下不敢輒希富貴過蒙陛下非嘗之遇嘗以性命許國而陛下功成事立臣致位將軍顧已循省實踰涯分臣是何人輒敢言反帝笑曰知卿不然此人妄言耳宜勿爲懷賜帛六十疋召入臥內而慰諭之

中宗朝節愍太子舉兵遇魏元忠子昇於永安門令從已因爲亂兵所殺是時宗楚客等執證元忠昇云素與節愍同謀請夷三族制不許俄而監察御史袁守一彈之遂左授元忠婺川尉守一又奏言昔在三陽宮則天皇后不豫內史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遂密進狀云不可據此則知元忠懷逆日久伏請加以天誅帝謂宰臣曰以朕思之此是守一大錯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少有不妥卽請太子知事乃是狄仁傑自樹私惠未見元忠有失守一假借前事羅織元忠無罪爲辜豈是道理



憲宗元和三年十月以御史中丞竇群爲潭州刺史  
克湖南觀察等使既行又貶爲黔州刺史充黔中觀  
察等使群初與李吉甫善吉甫擢爲御史中丞性險  
躁喜云爲及得繼反與知雜事呂溫侍御史羊士諤  
等黨比同構陷吉甫每陰伺其過吉甫嘗召術者陳  
登宿於安邑里第翼日群命吏捕登考鞫僞構吉甫  
陰事密以上聞帝召登立辨其僞貶溫爲均州刺史  
士諤資州刺史群亦再貶焉自天寶末李林甫專權  
傾覆人家誣構左道及建中初盧杞楊炎作相謀陷  
亦比比有之及是帝英悟立斷故邪黨不能構其險  
天下之人無不推仰聖德焉

敬宗寶歷二年二月以山南西道節度使裴度爲司  
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初李逢吉在相位不直中外人  
情咸思度入相帝亦微聞其事每有中官出使至興  
元必傳秘旨且有徵還之約及獻疏請覲逢吉之徒  
皆不自安百計隳沮拾遺張權輿者旣爲所嫉尤出  
死力乃上疏云度名應圖讖宅據岡原不召而來其  
旨可見蓋嘗有人與僞作讖詞云非衣小兒坦其腹  
天上有口被驅逐言度曾征討淮西平吳元濟也又  
帝城東西橫亘六岡符易象乾坤之數度永樂里第



偶當第五岡故權輿得以爲詞兄弟忠孝以盡卻成  
事賴帝聽察竟不能動搖

周太祖時慕容彥超鎮兗州進呈鄆州節度使高行  
周來書其書意卽行周毀讟太祖結連彥超之意帝  
覽之笑曰此必是彥超之詐也試令驗之果然其鄆  
州印元有缺文不相接其僞印卽無缺處帝尋令賫  
書示諭行周行周上表謝恩辨認奸詐

### 捨過

君之於臣也有罪旣斥之有才復用之不以一青掩  
大德於是乎有捨過之道焉有自新之意焉何則人  
之行已必有過差人之負累皆欲湔洗圖其新而棄  
其舊掩所失而彰所能或起於繆囚或負於亡命或  
拔於反側之際或任於修省之後賫功補過唯明主  
能之君陳曰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又曰必  
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斯其義也

漢文帝時魏尚爲雲中守以罪削爵後帝輦過郎中  
署問馮唐以趙將李齊之賢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  
李牧之爲將也帝乃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  
牧爲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恐懼陛下誰有廉頗  
李牧不能用也帝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



牧也唐對曰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私借錢也以饗賓客軍吏舍

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率車

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

知尺籍五符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裏伍伍相保之符信也一

云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

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

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

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以罰之繇此言之

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

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

景帝時韓安國為梁孝王國中大夫坐法抵罪蒙蒙

國之居無幾梁內史缺無幾未多時也漢使使者拜安國為

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

宣帝五屬中京兆尹張敞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惲

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

賊曹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

竟事曰五日京兆耳敞聞舜語即詔吏收舜繫獄晝

夜驗治致其死事棄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

載尸自訴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



得自便利卽先下敞前坐楊惲奏免爲庶人敞詣闕

上卽綬便從闕下亡命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

敞功効使使者卽家在所召敞就其所居敞身被重

劾謂有賊殺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

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

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

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絮舜本臣敞素所

厚利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効當免受記考事記書也

州縣記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薄俗

化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繫獄

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

### 刺史

元帝建昭中西域副校尉陳湯與西域都護騎都尉

甘延壽其矯制誅斬鄧支單于先是中書令石顯嘗

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

皆不與湯與猶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

隸較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

士共誅鄧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

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鄧支報讎也帝

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後封延壽義成侯



湯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

後漢光武初為蕭王時岑彭為更始潁川太守會春

陵劉茂起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

人從河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歆議欲守彭

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

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召見彭彭因言韓歆南陽大

人大人謂大可以為朋乃貫歆貫寬以為鄧禹軍師

王梁建武二年為大司空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

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

不奉詔勅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

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

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以為中郎將行執金

吾事

朱浮建武三年為幽州牧漁陽太守彭寵反舉兵攻

浮上谷太守耿况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

鄉其兵長反遮之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

以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搆成

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代

賈復為執金吾

董宣建武中為北海相大姓公孫丹令子殺人宣收



丹父子殺之丹宗黨三十餘人稱寃宣使書佐水丘  
岑盡殺之坐徵詣廷尉當刑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  
武馳使駟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  
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繇之願  
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

鮑永為東海相坐事被徵至成臯詔書迎拜為兖州  
牧

章帝時楊終為蘭臺典書坐事繫獄帝徵諸儒論定  
五經於白虎觀博士趙博較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  
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亦上書自訟即日貴  
出乃得與白虎觀焉

魏太祖建安初舉魏种孝廉為內黃太守屬以海北  
事及兖州叛帝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帝  
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  
种帝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

文帝黃初中復于禁等官禁初守樊城兵敗降關羽  
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及帝踐祚權稱藩遣  
禁還帝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滄頓首帝慰諭  
拜為安遠將軍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  
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



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况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  
長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

晉惠帝時傅祗當趙王倫之篡為右光祿開府加侍

中及帝還宮祗以經受偽職請退不許

先是孫秀與義陽王廙等

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王冏收侍中劉滂常侍鄒捷杜育黃門侍郎陸機右丞周道王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祗罪會赦得原復以禪文章本非祗所撰於是詔復光祿大夫

明帝時既平王敦有司奏江州刺史王彬及安成太守籍之並是敦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况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祿勳

後魏大武時高陽侯和歸以罪徙配涼州為民蓋吳作亂於關中復拜歸龍驤將軍往討之

盧度世以崔浩事逃於高陽鄭羆家後大武臨江宋文帝使其殿上將軍黃延年朝貢大武問延年曰范陽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應已至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太武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沒者度世乃出赴京拜中書侍郎

西魏文帝時賀拔勝都督荊州為侯景所敗南奔于梁三年乃求還既至長安詣闕謝罪朝廷喜其還乃授太師



後周宣帝時鄭譯尙梁國公主爲內史下大夫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取宮材以自營寺坐是復除名爲民小御正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唐高祖鎮并州李靖爲馬邑郡丞會突厥入寇高祖率兵至馬邑繫虜敗之靖察高祖將有四方之志因而上變至長安高祖由是惡之及尅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厲聲大叫曰公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救蒼生安得執私怨而殺義士邪高祖奇而捨之後爲將破開州蠻賊高祖甚悅手詔勅靖曰旣往不咎何憂何懼今日以去心中更不須憶舊事吾又忘之矣

太宗貞觀初徵鄧隆爲國子主簿初王世充兄子太之守雒陽也引隆爲賓客大見親遇及太宗攻雒陽遣書諭大隆爲大復書言辭不遜雒陽平後隆懼罪變姓名自號隱玄先生窠於白鹿山黃冠野服不設人事至是徵之與博陵崔仁師昌黎慕容善行弘農劉顛新野康安禮河東敞播俱爲修文學士隆負宿罪猶不自安太宗聞之遣房玄齡謂之曰爾爲王太子作書誠合重責但各爲其主於朕有惡朕今爲天子何能追責匹夫之過爾宜坦然勿懷危懼也擢授著作佐郎



高宗咸亨初薛仁貴爲邏巡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官軍大敗仁貴坐除名尋而高麗餘衆相率復叛詔起仁貴爲鷄林道總管以經略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高宗思其功開耀元年復召見謂曰徃九成宮遭水無卿已爲魚矣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咸遵聲教者竝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有人云卿烏海城下故不擊賊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今西邊不靜瓜沙路絕卿可高枕鄉邑不爲朕措搆邪於是起瓜州長史尋拜右領軍衛將軍簡較代州都督

玄宗開元二年八月吐蕃寇臨洮軍又進寇蘭州及滑州之渭源縣侵我牧園勅薛訥白衣攝左羽林軍將軍爲隴右防禦使與太僕少卿王峻等率兵擊之勅曰棄瑕錄用有國通典捨罪責功先王舊式薛訥蘊韜鈴之略總文武之任委以分闔冀靜邊塵遽聞喪律實負朝寄准其所犯合實嚴刑言念老臣寬其小劓卽捨孟明之罪佇收馮異之功可隴右道防禦軍大使

是年七月薛訥爲和戎大武等軍節度爲虜所敗除名爲庶人至是復用之

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旣收雒陽先是博陵太守張萬頃陷賊僞授河南尹安撫百姓全活宗枝帝嘉之



拾其罪授濮陽太守

德宗建中四年汾陽郡王郭子儀子曖尚代宗昇平公主坐事留之禁中曖亦不令出入既而朱泚之亂不知德宗幸奉天爲賊所逼欲授僞官曖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兄暉第曙及昇平公主皆奔奉天德宗喜竝釋前咎待之如初復銀青光祿大夫簡較左散騎常侍

興元二年朱泚平御史臺奏賊中守舊官人及被逆賊除官不出者先奉進止竝宜釋放未奉正勅不敢不奏詔賊中守舊官人竝宜却復本官

貞元九年滄景節度使程懷直畋遊無度不恤其下爲將較所逐遂來歸帝優容之除統軍依舊簡較僕射

憲宗元和元年程异以王叔文黨貶柳州司馬鹽鐵使李巽薦异曉暢錢穀請棄瑕錄用繇是拔爲御史後唐莊宗同光初既平朱梁齊州刺史孟瑒上章請死帝原之瑒初爲騎將天祐十三年帝與劉鄩莘縣對壘瑒領七百騎奔投梁末帝以爲齊州刺史至是首過帝恨之曰爾當吾急時引我七百騎投賊何過之有但予推心御物不欲坐汝我不阻爾來將何面



相視耶瑯皇懼請死帝怒之移爲貝州刺史

明宗天成三年二月勅朕聞爲賢諱過含垢匿瑕而皆載在春秋顯其懲勸是以孟明不懈遂霸西戎曹沫有謀克寧東魯列國之臣尚爾爾何異焉責授擅州刺史劉訓早負變通咸推忠壯自隰川而向化繼領竹符平汶上以立功遂分茅社去春以荆門叛逆須議討除將戮賊臣俾司戎律攻城稍滯略地未前屬炎熇以班師責逗遛而削爵自居遠郡俄換流年亟聞惕厲以自新宜降恩華而求舊使昇環列取象鈎陳可守右龍武大將軍

長興二年八月庚申以右金吾衛大將軍克術使高允真爲右衛大將軍先是以據占編戶役于仗下故免其官今復叙任

晉高祖天福三年四月詔責授朝散大夫衛尉寺丞陳保極夙蘊才名早登科第洎居班列浮顯器能近者假限旣爲朝章是舉自聞左降深悟前非宜推宥罪之恩俾奉自新之命勉伸傾竭繼俟陟遷可復行尚書倉部員外郎賜紫金魚袋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

寬刑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斯寬刑之謂也故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漢興之初禁網疏闊爾後或下民多辟自投罪罟為之司牧不忘隱悼以至理官閱獄法科無爽申嚴攸屬國章是舉而乃錄其昔款察其素



心申恩以矜老推仁而錫類寬其連及之典恕以狂  
愚之罰奉順時令重惜髦彥霽雷霆之威恢川澤之  
量霈然發號以原以降斯臯陶所謂好生之盛德仲  
尼所述濟猛之善政者也

漢文帝十三年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  
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  
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屬聯也雖欲改  
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身入為官婢以贖父刑  
罪使得自新書奏帝憐悲其意是歲除囚刑具法官  
定律門  
後漢光武建武中董宣為北海相人姓公孫卅子

人宣收丹父子殺之丹宗黨三十餘人稱冤宣使書  
佐水丘岑盡殺之坐徵詣廷尉當刑同刑九人次應  
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  
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青意罪不  
繇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  
州勿案岑罪

一十八年十月癸酉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  
具女子宮謂幽  
閉也

三十一年九月甲辰詔令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  
室具女子宮



章帝建和中有入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帝貫其死刑而降宥之

和帝永元元年十月令郡國弛刑輸作軍營其徙出塞者刑雖未充皆免歸田里

十一年二月詔郡國中都官徒及篤癯老小女徒各降半刑其未充三月者皆免歸田里

順帝卽位初詔司隸較尉惟閻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崇寬貸

陽嘉元年九月詔郡國中都官繫囚皆減死罪一等亡命者贖各有差

楊倫順帝時爲侍中會邵陵令任嘉贓罪千萬倫上

請并罪本舉之主尚書奏探知密事徵以求直坐不

敬結鬼薪

結止其罪也鬼薪取薪以給宗廟三歲刑也

詔書以倫數進忠

言特原之免歸田里

魏太祖時魏諷反劉廙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帝下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徙署丞相倉曹屬廙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軋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巴枯之木物不荅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効難用筆陳



文帝黃初中韓宣為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帝輦過問此為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勃海韓宣也帝追念前臨菑侯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

韓宣為軍謀掾嘗與臨菑侯植相值值天雨潦以扇自障往道邊植使人往問宣問答往還數四宣杖柱難窮植為太子言以為辯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禪面縛及其原禪要日不下乃趨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諱之士

晉武帝太始中西平人趙路伐登聞鼓言多被謗有司奏棄市帝曰朕之過也釋而不問

元帝時羊聃為廬陵太守疑郡人簡良等為賊殺二百餘人有司奏聃當死兄子賁尚公主自表求解婚詔曰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聃雖極法於賁何有異特不聽離婚琅邪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殿叩頭請命王導又啓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戚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曰太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至頓斃朕亦何顏以寄今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涓陽之恩於是除名

後魏明元時封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溫楷等謀亂伏



誅臨刑帝謂之曰終不令絕汝種也將宥爾一子玄之謂曰第處之子磨奴字君平早孤乞全其命乃殺玄之四子而赦磨奴

孝文太和五年三月詔曰法妖詐亂嘗妄說符瑞蘭臺御史張永等一百餘人招結奴隸謀爲大逆有司科以族誅誠合刑憲但矜愚重命猶所弗忍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門誅止身

陸獻爲征北將軍與穆泰等同謀構逆賜死獄中免孥戮徙其妻子爲遼西郡民詔僕射李冲領軍于烈曰陸獻少年早蒙寵祿位極人臣爰自與卿等同受

非嘗之詔朕許以不死之旨思得上下齊信以保大義朕於卿等嘗忘短棄瑕務相含養豈謂陸獻無心之甚一至於斯乃與穆泰結禍數圖反噬以朕遷維內懷不可擬舉諸王議引子恂若斯之論前後非一始欲推故南安王次推陽平王若不肯從欲逼樂陵王訕誘朝廷書言炳然事旣垂就獻以各都休明勸令小緩於是之後兩人復競然猶隱而弗聞賴陽平王忠貞奮發獲泰之言便爾馳表得使人糾慝嘗岳無塵是以獻之愆失處入門誅朕諦尋前旨許不盡法反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心逆



意旣異餘犯雖欲矜恕無如之何然猶憶先言兼以未塞異議聽自死別府免厥辜戮其一門子孫永不齒元丕二子一第自爲賊端其父無人明證理在可覩但以言無炳灼隱而弗窮以連坐應死特恕爲民朕本期有終而彼自棄卿等之間忽及今日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此別爾想無致恠也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冲烈表曰臣等遭逢幸會生遇昌辰才非利用坐班位列功無汗馬猥受山河叨忝之寵終古無比莫大之施萬殞靡酬而獻不職乖犬馬心同梟獍潛引童稚構茲妖逆違悖天嘗罪踰萬殞獻結疊在心陰構不息間說戚藩擬窺乾象雖覩休平未懷疑惑可嘗片辭披露宿志原心語跡實爲賊首丕之二子從惡累年交扇東西規擾并夏測觀此狀無容不知雖聖慈含育恕其生命其若天地何其若神祇何夫効誠盡節爲下之嘗分刑茲無赦在上之嘗法况曲蒙莫大之恩獎以忠貞之義而更違天背道包藏姦逆求情推理罪乃嘗誅而慈造寬渥更流恩貸贖獻三斷之骸還丕已絕之魄一二三縱宥實虧憲典猶復上延天眷言念疇日以臣等背負餘黨別垂明詔再申齊信之恩重諭皓日之旨伏讀悲慙惟深愧惕



沈保冲為南徐州冠軍長史坐援連口

臣欽若等曰 孝文太和二

十一年南討諸將致於連口

退敗有司處之死刑孝文詔曰保冲

交秀之子可特原命配雒陽作部終身既而獲免

新興公丕子隆謀舉兵斷關不當連坐孝文以先許

不死之詔躬非染逆之身聽免死以為太原百姓其

後妻二子聽隨隆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燉煌

李彪為散騎嘗侍孝文南伐彪為度支尚書與僕射

李冲任城王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冲等意

義乖異冲積其前後罪過奏之帝在懸瓠覽表歎愕

曰不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處大辟帝恕之除名焉

宣武時蕭寶夤以南齊宗室來奔除為鎮東將軍及

中山王英南伐寶夤又表求征乃為使持節鎮東將

軍別將以繼英配羽林虎賁五百人與英頻破梁軍

東勝遂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夤與英狼狽引退士死

沒者十四五有司奏寶夤守東橋不因軍敗繇之處

以極法詔曰寶夤因難投誠宜加矜貸可恕死免官

削爵還第

隋高祖開皇六年詔免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三迥

人家口配沒者悉官酬贖使為編戶因除挈戮相坐

之法



陸讓爲蕃州刺史黷貨當死母馮氏上表求哀詞情甚切文帝愍然爲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帝治書侍御史柳或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殺之何以爲勸帝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軌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爲民

賀若弼平陳之役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旣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繇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文帝謂之曰我以高顙楊素爲宰相汝每唱言云此二人豈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弼曰顙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竝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帝惜其功於是除名爲民

唐高祖武德四年二月親錄囚徒謂僕射裴寂曰離亂之後犯法者多限以嘗條死者更衆其劫賊傷財主征人逃走官人枉法如此之徒理在難恕自餘之輩朕欲法外赦之於是多所原放

太宗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廣州都督黨仁弘坐枉法取財及受所監臨贓百餘萬當死太宗哀之曰吾一



昨見大理進殺仁弘第五奏中心愴然臨哺食遂令  
輟案愍其自首就戮將全活之而爲其求理永無濟  
路今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召五品以上  
至太極殿前而謂之曰夫人君執賞罰貴在必信同  
天地法四時也党仁弘犯罪當死朕欲哀矜是朕自  
弄文法誠負天地臣有過請罪於君君有過須請罪  
於天因命有司設草度於南郊墻內日一進蔬食朕  
將三日告天請罪焉司空房玄齡等曰陛下躬履行  
陣撥亂平敵天下戶口千六百萬賴陛下而生禮洽  
化行政寬刑簡仁弘受財議當極法陛下哀其齒耆

賜以更生殺生之柄屬在人主今欲請罪於天臣等  
不勝悚懼請停太宗不聽自左序門入百寮於殿廷  
頓首三請且至日晏太宗乃手詔荅曰夫爲政之大  
慎在刑獄縱捨任心以欺衆庶罪一也知人不明委  
用貪冒罪二也善善未賞惡惡不誅罪三也若斯三  
者豈得無過以公固諫且依來請於是宥仁弘爲庶  
人徙欽州

十七年吏部尚書侯君集以反伏誅臨刑容色不改  
顧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然昔自  
藩邸早奉羈縶及蒙驅策謬當分闔擊滅二國頗有



微功爲言於陛下乞全一子以爲禋祀繇是特原其妻及子爲庶人徙嶺南

二十二年九月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帝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見於色發言涕流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帝手詔荅曰朕聞以德下人者昌以貴高人者亡是以五岳凌霄四海亘地納汙藏疾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筐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當無罪是其狂也譬尺霧蔽天不虧於大寸雲遮日何損於明今卿等皆欲致以極刑意所不忍可更詳議任流遠方

高宗永徽四年十二月代州都督劉大噐坐妄說圖讖情有窺窬特免死流配峯州手詔示百寮曰窺窬圖讖必以亡身滅族斯皆先賢設教歷代舊章今大噐乃與妖人往還虛占禍福矯託天命包藏逆心非意自彰已歸嚴憲今屈法免死者繇朕寡德所致故也去春遺愛等逆起於前今冬大噐禍彰於後一歲之內再有此釁朕宵興自思非無深愧御史大夫長孫祥大理卿段寶玄奏言劉大噐包藏禍心罪合極法天恩寬貸特免其罪臣聞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此法歷代嘗行大噐不可縱捨臣等忝是法官敢以死



請帝曰卿等執奉誠知守法朕已恕其性命不敢二三竟赦之

睿宗景雲二年十二月張奉先詐稱尚乘奉御僞宣勅取內廐馬司農墜獨孤墮犯賊竝命斬之臨刑有制免死各杖一百放于嶺表

太極元年金城人段萬謙昇太極殿登御床自稱天子呼宿衛兵士令稱萬歲有司固請誅之帝以爲風狂特免其死配流嶺表

玄宗開元二年九月己亥詔曰明王番訓則罪不相及善人懼罰則刑不可濫由是母嘗有言豈坐趙括

魚旣從戮寧遺叔向古之道也朕所務焉衛尉少卿

崔滌竭誠奉國忘軀事君曾同下杜之遊頗寄中陽

之舊誠表於先覺節全於後凋其兄湜素蓄異圖交

結兇黨滌雖懷在原之慙深憂闔室之刑動靜則聞

始終必盡爲臣無隱唯滌有之言念厥功曷云從坐

况老父就殞諸兄繼歿搖落變衰有聞矜憫賞罰勸

懲宜判忠邪滌家除兄湜一房外餘竝不須爲累

十四年詔曰陳州刺史李樂詐盜受贓其數甚廣法

司斷死國有嘗刑時屬發生特申寬典宜免死貶爲

欽州道化縣尉員外置長任



二十五年正月宣州溧陽令宋廷暉涇州良原令周仁公寧州彭原令裴喬皆犯贓坐死刑帝以陽和在候特恕之悉杖六十配流於夔州

是年四月皇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駙馬都尉薛鏞竝得罪特免瑤妃韋氏詔曰鄂王瑤妃韋氏時標令德作配藩邸夫義已薄婦道惟勤規誠之言無繇見納輔佐之道空竭乃誠但恭肅以奉上每柔明以撫下周旋禮度固所未聞不有家風何至於此今因罪累例如本族有善不紀何以勸下其韋氏不須爲累德宗貞元六年閏四月詔原富平令侯遵罪但停其

官初遵縣人李載配納元陵園一蕃兩車愆期載被殺載於遵者因寄怒以痛繩之載所負之直不過數千而罰之三百貫文柳禁拽辱焉載妹婿昭德皇后弟王果奏言帝命御史臺鞠之遵具款伏宰臣董晉實參進曰李載不納差科未爲巨蠹侯遵峻其懲罰頗越當倫况是國親去就有禮毀損過甚理當罪責望貶澧州司戶參軍帝不欲以戚屬之故而罪吏故有是命

憲宗元和十二年七月宰相裴度爲淮西行營處置使用兵討吳元濟建牙赴行營奏用左衛武將軍張



茂和為都押衙茂和嘗以膽氣才略自贊於相府故度奏用之茂和慮度無功淮蔡不可平乃辭之以疾度怒甚奏請斬茂和以厲行者憲宗曰予以家行忠順為卿遠貶

十二月戊寅貶淮西將降董重質為春州司戶凌朝江播州司戶吳元濟拒命重質等屢與官軍力戰李愬平蔡州始來降以先許其不死故遠貶焉

十四年五月戊寅前平盧營田判官陸行儉忍棄慈親偷安異俗臣節既廢子道亦虧顧其積惡合冥重典但以奸生為德來遠為心姑務含弘示其養理可

守高州司戶參軍

己亥詔李師古嘗經江使待以始終雖是師道近親典章宜有差降其妻裴氏及女宜娘並於鄧州安置淄青平帝謂宰臣曰李師古雖自襲祖父然朝廷待以終始其妻於師道即嫂叔也雖曰逆人親屬量其輕重亦宜降等故有是詔

七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一萬三百餘貫詔付京兆府杖殺之其母劉求哀於宰相崔群因對言之帝愍其母老乃曰朕將捨長孺之死何如群對曰陛下即捨之當速遣人往若待正勅不及矣帝乃使



品官馳往止之翼日詔杖八十長流康州

李宗奭爲滄州刺史與本道節度鄭權不叶不稟節制權奏之憲宗令中使追之宗奭諷州留以上言懼亂未敢離郡滄州將吏懼盡逐宗奭宗奭奔歸京師詔以悖亂之罪斬於獨柳之下後下詔曰李宗奭本於兇狠自抵誅夷用戒猖狂合從孥戮顧其微細已正刑章特示含弘載寬緣坐其妻韋氏及男女等先收在掖庭竝宜放出前數日帝謂宰臣曰李宗奭雖抵嚴憲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與其子女俱在掖庭於法皆似過深卿等曾留意否崔

群對曰聖情仁惻罪止兇魁其妻子近屬僮獲寬免實合弘覆之道帝遂出之唯法逆人親屬得原免者唯止一身至是其奴婢資貨悉令還付

穆宗長慶二年六月有于方者故司空頤之子欲以譎謀求進言於宰相元稹稱有奇士王昭等可反間出牛元翼於深州之圍貨誘兵吏部郎爲告身三千通以便宜給賜積皆然之尋有告事人李實上言稹設計陰謀令王昭等三人謀害宰相裴度詔三司案鞫無害裴度事而餘事竝露獄成詔曰于方罪犯合處極刑以其父頤頤在襄陽頗能幾諫不陷不義方



實有之又念其弟季友嘗聯國姪特宜免死長流端  
州李賞流潮州郭玄覽于啓嘯王昭以于方旣從減  
論竝放杖郭玄覽配流封州于啓明配流新州王昭  
配流雷州

敬宗寶曆三年正月御史臺奏右諫善大夫李方現  
把笏擊損內園品官李重實欵狀明具勸李方現不  
自謹身有此喧競假想品官陵忽只合論實奏聞輒  
肆狂疎恣行歐擊傷人見血理在難容但以爰有勤  
勞身叨宗屬特從輕典祖以繩違宜量罰兩拜俸料  
三月丙子御史臺推勘京兆府藍田縣令劉伋在任

日將諸色錢隱沒破用凡九十餘萬制曰劉伋所犯  
贓私其數至廣恣爲貪猾固抵刑章若據本條合當  
極法以其大父於國有勞特爲矜量俾從寬宥宜除  
名流雷州伋故宰相晏之孫也

文宗太和三年五月滄州平制李同捷力屈計窮方  
圖轉禍在途陰懷狡計夜縱火號潛誘家僮更謀網  
漏自逸梟獻其母并妻男及家口等宜竝特從寬宥  
今於潮南館內諸有空閑處安置是月李載義進滄  
鎮兩州生口除在路死損外見在將健其七百五人  
鎮州三百九十人已誅元惡按問其餘竝宜減死分



配邊州充鎮諸州防秋便充正額官健度支給衣糧  
六月勅李同捷弟同志久囚貶謫不涉逾謀又知異  
出特寬緣坐宜聽隨母於所配居止

六年七月刑部奏大理寺申斷和州刺史徐登加徵  
稅錢據其贓犯合處極法特勅徐登減死決四十流  
潮州

七月慈州刺史杜叔近犯贓法當死庚申詔叔近以  
時屬元陽務從寬宥決八十流儋州

後唐莊宗以同光四年四月卽位下詔曰朕臨御寰  
區當明賞罰刑既加於有罪道貴洽於無私據親諫

宜分皂白特行寬宥俾釋憂疑罪人元行欽孔融及  
應犯法人田宅已從籍沒其門人使下任從穩便不  
詰罪尤灼然有才能者仍許所司錄任

長興三年三月殿直張紹謙奏父靈武節度使希崇  
先借官馬十五匹遣軍將裴昭隱等二人進納其人  
與進奏官范順之隱留一匹合抵極法帝曰不可以  
一馬而戮三人答而釋之

十一月甲辰勅龍隲毛璋陶玘曹廷隱成景弘等或  
子或弟本無相及之刑尋示寬恩各免連坐止令州  
府別係職官而聞收管已來縻係之後頗極窮困宜



放營生仰逐處開落姓名乃給公憑放逐穩便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詔曰朕自中春彙生家國長子

重吉遽陷無辜其供奉官楚祚乘幼主之猜嫌徇賊

臣之指使纔聞差使遽自請行坐情過甚於仇讐臨

法不依於制度恣加凌辱隱奪資財縱便致於族誅

亦未平於浮耻朕再惟大體不欲極刑抑沉痛於恩

情示好生于天道且令遠斥粗釋幽冤宜配登州長

流百姓嘗知所在其父西京副指揮使處章故令自

便縱逢恩赦不在齒錄之限重吉明宗時為控鶴指揮

使鄂王時朱馮忌嫉出為亳州團練使重吉

奉詔令宋州節度使召赴州令楚祚往害之帝息嗣

不多併羅非禍言發涕零後知祚殺重吉時詬辱等

掠以責家財時祚在外位立令追攝將加極刑韓昭

裔曰帝王天下君父臣下皆為赤子論刑定罪須合

人心楚祚承命簡較家財理須窮詰若以此加法懼

失物情今便族楚祚之門亦逝者何赦臣受恩殊等

安敢惜言帝曰吾兒不可復得殺一楚祚何足與言

帝性仁恕終為韓開釋而祚免死是年詔陝州放左

龍武統軍王景勣絳州刺史張從諫先是二人從康

義誠出軍皆為部下所執歸帝初欲誅之從諫大言



曰臣從殿下千征萬戰臣之材力殿下所知豈童登輩安能制臣誘臣歸首翻以爲擒面欺也帝惜其才用令拘於陝獄至是釋之

晉高祖天福二年七月諸衛將軍婁繼英坐張從賓叛梟首闕下勅河府奏收到婁繼英男萬泉令懷德據婁繼英已行處斬家業投官其婁懷德令河府追取舊受告身毀抹特從釋放

三年八月大理寺以左街使從人韓延嗣招爲百姓李延暉衝省街使連喝不往遂驅趨歐擊致延暉身死准律鬪歐人者元無殺心因相關鬪而殺人者絞

故殺人者斬其韓延嗣准律皆斬准刑法絞類節文絞斬刑決重杖一頓處死勅曰韓延嗣因別喝見不避路者輒行歐擊致傷人命法寺定刑此不因鬪故歐傷人辜內死者依殺人論蓋徵相類且非本條有所疑法當在宥宜決脊杖十八黥面配華州發運務收管

周太祖廣順二年九月同州節度使薛懷讓并子有光受夏陽縣民張延徽獻送迫促判官劉震斷殺里人康重等訴寃臺司奏薛懷讓并子有光及隨幕判官軍將等竝令追攝勘問帝以懷讓武臣位兼使相



不欲責辱只令臺司據見勘到欵占結案獄成上付大理寺詳斷劉震王延誨並處死刑部郎中劉延詳覆稱

大理寺詳斷劉震王延誨並處死刑部郎中劉延詳覆稱





